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潛確居類書序

類從乾道起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類聚而羣分惟本之是以聚之聚之是以親之親之是以從之如雲龍風虎之相從也則類如火之上同於天也則類類族辨物慎辨物居方大都本是類之時義大矣哉恒雜而不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類之不可忽

也如是竊怪學士家好言虛無耻類書而度閣下者疲神纂組誰爲呼吸雷風耐煩咀嚼其弊也曰弗類曰敗類誠懼之也此書十六歲時讀書瑤林之潛確居嘉興博碩掎拾成帙而刻成於崇禎庚午六月渡江之辰續訂于辛未九月冊封之竣又明年六月始僦功蓋先君子見余沈沈讀書戒之曰勿迂儒勿腐儒經術以經世舅氏郭翁諱端明別號昇菴方正博聞君子也更互商確詞人宗歐陽率更藝文類聚徐學士

初學記白孔六帖或集于衆手或割裂章句或
拘牽對偶事多傳附近唐類函頗摭諸書卷帙
浩繁不無重複于是隨手抄記益以他書分曹
標目凡三易稿乃就既讀書中秘齋宿承華與
諸君子旁求閣本暨燕趙藏書世家斟酌損益
捧節還里種松老矣竹方苞茂予嘗有言于
荷花萬芙蓉慨然爲造物惜費爲吾生惜福雜
我其中類乎否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夜半生
子舉火視之惟恐類已也事有類之乃不類不

類之乃以類者知類也可以同知惟恐類已也
可以濟雖然又有名類而實不類者嘗有言古
之善活人者則謂之秦越今之學傷人者則謂
之父母與其父之母之而操挺也不如秦之越
之而搯藥也類書藥物也審脉定方顧用之何
如耳嗟乎百聞不如一見邊防充棟也身歷關
塞則邸報塘報邊志皆塵飯矣河道累牘也臨
決河履新河則南北中洋洋灑灑之三志不啻
深咀而盡力溝洫一語先不行于中州矣屯廩

錢法人持一喙也質之屯軍蹇賈精權子母者
豈矛盾矣考功指掌也匹馬田間與父老問治
狀別自有龔黃矣司馬軍政也張空拳冒白刃
擊人頭挾生虜別自有衛霍矣郊社宗祀幸學
朝典崇禮也入清廟侍朝堂厠成均穆然遠矣
唐人早朝詩頗寒儉不類矣山水清音也五百
羅漢自鼓自鐘自唄誦而日與天龍神鬼相告
語逢虎逢豹奮髯自得游記末有也我將自其
類而求之是游于方之內也未可概也我將懸

其類而神相之是索于牝牡驪黃之外也未敢
信也士君子移其它嗜好而之乎書或不廢閑
覽乎若庚移其苦吟茶誦枯坐一室而四方勤
職跡焉所得孰多乎哉

六書故序

六書故三十年來戴先生侗有成書而不暇閱孰知作書者之難哉雖然數百年後手摹其書白日學者之心如游墅張氏獨延祐汴太守知之耶行已有耻士之上耻莫耻于不識字耻莫耻于年白首官要地而不識字耻莫耻于誦習必儀孔步顏趨而不識字詰之曰不暇耳按子生十年教六書六書者羣經諸子百家之通什也六書通天下之書不註疏而劃然古斗齡雅

予得傲今日老成人所不諳猶不汗浹否劉達
夫曰點畫小難橫目佯視篇韻之作願出繙門
章縫聞之猶不惶澀否又如漢故事學童十七
已上試史籀書郡移太史得殿最舉劾猶不戰
慄否靈帝時師官詣酒家痛飲書其壁觀者爲
飲酒錢錢足減其字師每書輒削焚其柑於足
梁鵠益以板醉而竊柑鵠卒用能書官選郃尚
書夫尚書位尊徒手飲酒興劇猶不漏如湯否
昌黎云作者須稍識字義高才生哆口先秦西

京字且不識文焉用古猶不辭虧否文母也字
子也不識母者豈有無母之子哉猶不休痛否
聲耳治也史目治也瞽史協而耳目治不識字
則瞽史所不治猶不摸索否刻畫竹木以爲識
惟蠻夷與俚俗用之今滔滔皆不識字亦將刻
畫竹木乎猶不發憤否然則如何曰請讀六書
故始余未覽此書喜沙門篇海集韻門法一種
又喜李太史韻會小補一種大都說文作於陸
慎自顏野王修玉篇而字有形四聲作於沈約

至唐韻廣韻韻會諸書而字有聲元魏用翻母
司馬作指掌圖而字有攝韓孝彥歸玉篇於五
音爲三十六母什戒璿增定迄成篇海而字有
子母蓋許氏說文出楊雄訓纂蔡邕石經之上
自漢以來孔安國劉向鄭玄賈逵馬融服虔多
主之其法協於象形諧聲二儀但子母無別耳
是以丁度輩求聲音以歸母考偏傍以入部篇
海主類形而形各係之諸母集類主類聲而聲
各本之諸母若其旁諮荒微重譯象胥天竺之

言或少麗禱于是有韻會補若曰字有韻猶生
有姓籍章變爲篆隸已數典而忘其祖矣以三
四音鍛爲一字古韻較今韻繁簡何如哉太史
愛黃魯直韻會證訛補缺梵俗悉汰總之爾雅
主義沈約主音以四音製韻可訝者六經古詩
字叶讀轉注別爲古韻以殿之而江左競風騷
韻爲顓門多崇尚其說太史率本三禮爾雅毛
詩春秋三傳以解經爲說字善乎周思皇曰漢
以前字在經緯編科斗其字簡於序讀爲數盡

以被管弦而有餘漢以後字在於韻方言俚俗其字祿合數音鍛爲一字譯以梵典而不足漢以前之說字於解經得經之義斯得其字以義訓數

字故字易

漢以後說字主於修詞得

韻之字或不得其義以一字兼數用故用易窮漢以前雖經有晦字而說字者有精旨漢以後雖韻無脫字而說字者多抵牾此韻會補所以作也宋戴慤韻書家不以聲爲綱而鑒者以韻訓辭聲相通則子孫之千遠祖韻相混則鍾統

之於僊爰書以正名之謂何相如雄務奇字不
適於用至名天地曰蓋輿穹壤名日月曰烏兔
羲娥曜靈望舒旣誕且僊若者數於何起天亂
于上地亂于下人亂于中工不工事不事總是
立一以起數爲此書之首次二曰天本乎天者
麗之次三曰地本乎地者麗之次四曰人次五
曰動植次六曰工次七曰事七者備其歸餘於
禱綴疑於末夫六書皆以形人聲有聲則形以
麗形事以指事意以會意窮則因賴以諧之類

又窮則假借以足之至假借而義益難求矣諸
聲若赤子僅能號呼其喜怒以相告諭然氣可
通也假借則義無所因轉借其聲故曰聲形而
上文形而下聲員而文方聲備而音不足徵顯
闡幽當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韻會補序擬
輯爲六書會通首具體次別音次什義次紀事
倘於此書有怡然以解者乎

高皇帝釐正洪武韻今制書之體僅用于章奏
間餘仍沈約爲宗此於身爲災行已無耻而損

辱君命已學迷本原肆口雌黃不識字者猶甚
卽如李斯作蒼頡篇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記
事煩猥隸人佐書曰隸夫旣隸人畜之斯意固
不薄不獨斯也中車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今
故毋敬作博學篇自秦有大篆小篆刻符蟲書
摹印署書及書隸書之八體可專罪斯乎漢頗
因隸獨符印璽幡尚篆秦八書隸爲下漢乃因
之漢罪乎斯罪乎王莽時有古文奇字篆書佐
書謬篆鳥書六體夫奇字卽壁書中古而異者

莽罪乎斯罪乎况自斯以後有王次仲程邈史游劉德蔡伯喈並馳其爲所破壞者亦不少矣字無師說者誤漢各是其師說者亦誤文獻不足覩記相沿見其聲不見其文則一字而假借數字傳其聲不見其本則一字而貿易數體既不窮經安能識字請極論之自刀筆改爲科斗玉箸柳葉皆譌本文况其他乎鐘鼎之文以多而省失之巧便符璽之文以省而多失之巧謬夫鐘鼎符璽之文未可盡信况下焉者乎司馬

遷受經於孔安國鄭玄受注於服虔許慎受說
於賈逵楊雄課字於卜侯芭今有書而不讀乎
班固輯孝經十一字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附
之若曰說經卽解字爾晁无咎謂爾雅小學之
流不當附孝經得無繆其指乎魏初邯鄲淳師
古文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
是衛敬侯所書學於淳者也聲韻反切鄭康成
輩闕如則漢人學書之途狹矣今字學大明獨
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也乎玄宗詔學士衛包改

古文以今文故六籍多用俗書惟國語儀禮史
漢誦習者少未盡變後人聚馬班字類願有假
借不當物者如黽勉爲閔免可哂已乾坤天之
字也古書用刀乾爲刀坤一刀兩斷冰霜龍戰
刀斧斬然而坤之六也以疑以雜夫疑與雜固
定乾坤大手力六書故終之此有以哉八卦文
立而象孳八卦而六十四兩畫皆人畫故三十
篇人事居半有以哉

評資治通鑑序

孔子作春秋而前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孔子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作春秋作於天終日乾乾行天事天不變編年亦不變天時作於上人事應於下故春秋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編年之祖後儒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戴天不知有春秋安知有是非夫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

是非天之非而後謂之非又必其人天所是也而後可以是天之是天所不非也而後可以非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體定以得人而史尊自二十一史變爲表志傳紀而紀年畧自二十一史命爲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四十一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雖曰編年仍是紀傳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實錄分爲三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爲三時政記以宰相二人撰錄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知人可以史矣史遷曰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何自待之非也況其
下者乎故謗牘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蜀也而
史辨北酋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琢也而
史狐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
卞蔡京也而史臉脫也而史正史猶爾况裨乘
哉宋治平三年初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
首呈通志凡八卷英宗悅爲置局秘閣賜名資
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十六代闢國

家係生民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錄考異故
曰斷以邪正要於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大
哉神宗之言公六就冗官聽書局自隨或疑治
平熙寧間紛爭國事蓋有託焉豈公之心也哉
大都自有是非之心不可有是非之見去其偏心
先去其名心使是非定於天定於君定於天下
後世而不必公論自己出南史氏之筆范希文
之學司馬溫公之書是已齊太史數被刑而南
史執簡往聞大史書之矣乃還而不留二月

之名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東廡
授張子厚于是石守道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弟子
而不畱一道學之名溫公自選辟官屬御府
供筆墨御筭供果餌出示龍圖天章閣三館秘
書而不畱一著書之名夫惟去其名心一意尊
主庇民故足傳也天台胡三省身之有廣註有
十論有較讐通鑑凡例間闕從軍帙亡別購入
考異于各文釐輝文爲辨誤駁海陵本非司馬
康筆康簡較文字官不應跋蓋而紹興登使司

溫公子孫遂訪其裔汲官之好事者撰前例以
屬汲故判爲贗本公註書精嚴之一端也仁錫
憂居以來杜戶卒業竊比于公抑感溫公言覽
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
柔爾于是探索鈎致就其闕鉅關鍵畧爲提撮
俾閱鑑而又閱胡註別樹赤幟閱評鑑而又閱
評註別開青眼試於集中簡一正人焉一正事
焉如奇雲寫碧漢如河洛出圖書如大海吐明
月一人不終焉一事顛覆焉若將隕深淵履泰

米唯恐天不生人人不行事唯恐少壞聖賢常
撐之宇宙誤用百年有限之精神笑化爲泣泣
化爲慟至大慟有欠伸思臥者乎嗟嗟讀書不
大悅無以噬碩果不食之孤陽不大慟無以震
死灰不靈之愚魄故天下欲治常多亂常少讀
書欲慟常多悅常少又欲慟已多於慟人慟已
今日多於異日否則有代之慟者矣斯言也願
齋沐而質溫公兼以問世予閱鑑畢殫心宋史
旁及遼金元恭惟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明年詔修元史

成祖文皇帝序續綱目而學士周敘疏譏宋史
柯公維騏成新編一書補李燾陳桎輩所未備
在勝國楊公維禎作正統辨黜遠金前人論之
嚴矣近世行王公宗沐本其旨謂元祐紹聖治
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
界故編獨覈予亦極目而尤善毘陵薛公應旂
本曰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
宋元今之夏殷也其詞危矣用人肇治亂之始

故一榜必書得某人儒學隱逸比溫公加詳溫公刪繁削冗公謂裁減太過無以快心明目卽四六亦不廢述揭侯斯之言曰修史在于得人
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某於學問文章史
事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予深是之通
鑑前編宋金履祥著鑑曰資治非以極博淵而
上之疑鬼疑神甚于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倫
不可垂後況左傳止哀公二十七年終趙襄子

事通鑑首之何疑是以置前編不錄而宋元取
薛本蓋常論之溫公尚左傳毘陵尚荀悅袁宏
范祖禹歐陽修胡氏父子亟稱章懷裴松之各
有原本也抑疑崇文置局詔劉恕趙君錫同修
元豐進呈列范祖禹劉恕劉攽名胡身之以前
漢歸攽三國迄南北朝歸劉恕唐歸范祖禹而
公不載其事豈同修官卽較定簡較之流亞邪
神宗語輔臣此書過荀悅及唐以悅書賜其臣
唐宋人上尊編年明矣故賜名加秩不以榮而

通英經筵常令進讀則人臣啓沃之極思也噫
公之時何時也所上表不急夷狄而急民生豈
見用人太銳漸剝民以逞大壞軍興不減俸賜
不加搜刮之家法而以一書障其狂邪雖然溫
公望其君好善矜惡取是捨非薛本據事直述
善惡不掩故任天下之事必成天下之事不輕
以君子自予務勉其終不輕以小人予人務錄
其善作事有餘地持論有餘地必致君於堯舜
必長君子之泰必掃夷狄之氛必是非皎然懸

於天而百怪銷滅書曰資治意在斯乎

史記序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
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
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
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
似真喜佯怒而亦是真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
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鈐鐸也至哉易乎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
記毋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

默史也神而喧矣其近于詩乎詩之言興也興
辟雍之鼓鐘亦興卷阿之車馬興鞅掌之勞吏
亦興白駒之逸民興似續之古人亦興雞鳴之
夫婦興前驅之將帥亦興同仇之婦人既環天
下人可於可喁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淫自見
故世之治也用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刪俗之澆
也用氣氣之失驚驚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
而惡蔓其於詩不尚氣而尚興此意唯太史公
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月

旦有文章人人喜於自見有月旦人人凜於自
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
公於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於人無
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居以自成一家
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卽
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興太史公樂
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口
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覽
者真喜似喜佯喜佯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

喜者自在真怒似怒佯怒佯不怒常若擊之可
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
所不欲也謗已已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譽已
以謗已已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
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閭者擊節歎賞以爲
真譽之也噫此興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
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曜以和其
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興議論
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

自謗也自謗而不諱卽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
月旦之失非失於苛物而失於恕已也是書始
關於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
史公不求甚解而強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
強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
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
風水遭而造物不默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
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漢書序

余嘗勸讀史記與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齡授誦十六倂工二十可巨擘詞林次亦稱伯由谷及閱漢書更有進焉史記韻超布格刺含叙事而漢書典重森嚴真廟廊之文也及余屢閱漢書又有進焉初謂密裁弘構天上架樓臺耳繼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氣更張紅燈拭青眼看長劍惡與漢書對其色蒸鬱絢爛是真色非設色蓋嘗謂史記爲古今大纖手疊疊萬千言漢

雅若無言漢書爲古今大染局錦江濯紅氈麗
光瑩皆莫及焉得兩家之門而入者寡矣學史
記而誤是賈人抱布也學漢書而誤是嫫母塗
脂也雖然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出于中心倡于
君父漢天子之文何如哉中正和平漢家詔書
近是自唐以後代言高制作之林每每書名書
官而漢詔不聞何官專撰何人雄擅則漢天子
之文固非其臣所能代也試舉一二民產子復
勿事二歲非高祖七年詔乎方春和時病吾民

不得與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惆悵爲民父母
將何如非文帝詔乎諸有親喪勿繇事使得收
歛送終盡子道非地節四年詔乎已歿也憫其
喪未生也保其胎鰥寡孤獨困窮也悲哉樂草
木之無知彼金馬門天祿石渠諸彥能執簡道
一字哉此亦謂文章之心卽文章之色也漢天
子有色故漢廷臣有色而漢家文字亦有色博
學議郎與公卿商國家大事此議論之色也學
有專經以世其家此傳經之色也六曹掌故無

不專習此典故之色也斬將奪旗出使絕域此
封疆之色也如荀悅袁宏力能模史班顧寧安
其拙且誠不屑蹈二公餘嘯此文字之色也噫
得荀袁而與之說漢書是以無色爲有色也愈
于剽其色竊其韻家握一史漢者已

三國志序

予閱三國志竝蓋泊舟濟陽之南池荷花盛開
飲至夜半若有人焉歌鶴焉鳴古太白酒樓也
慨然遐想獨立久之放舟援筆竊慨孫氏諸公
年太少才太奇志太銳惜乎公瑾大江長征名
操漢賊子敬拒曹迎備勸借荊州多操敵自樹
黨孫吳忠計二人而已伯符義絕袁術襲許迎
帝猷甚壯卒中劍擊呼權叮嚀舉賢任能以保
江東安在哉曹操篡則篡耳有殺漢之實借據

漢之名若歆若慮親牽后臂二賊與曹而三之
若夫用兵用人奸雄能事古今奸雄亦未有過
操焉者也當時欲殺操不者董承劉陽魏諷金
禕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耳嗟乎昭烈
之知孔明也非龐德公司馬德操徐元直不知
也及其若魚之得水也雖關張同牀而寢不能
奪也然博望燒屯自饒將畧豈盡出忠武哉漢
魏以來求不亂其方寸者難矣元直挈忠武并
昭烈是予漢以方寸予魏以髮膚耳何亂之有

龐德公曰趨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棲宿而已漢家方寸地此亦人之巢穴也季漢之君在險愈貞後主立悉委丞相丞相亡三十年不變法賢而守矣季漢之臣公琰文偉儒雅遵令伯約不廢征討經軍國最久勤而瘁矣昭烈有北地王孔明有瞻尚彤僉黃崇以死節著方寸炳然有足多者予謂三國人才如春秋而陳壽紀事不及左傳故辭命遜焉孔明類子產子產以治鄭則有餘矣其善者政無越畔而亦苦謹嚴

無餘地故布局少狹雖然難言哉漢事大可爲
德操諸公或先之矣爲諸公易爲忠武難故忠
武不可及矣

奇賞自敘

郭參軍曰疏其壅閼闢其莠蕪領其玄致標其
洞涉庶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愚非其
人也間嘗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
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
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乎哉不
辱之文非玉不源非雷不輟非貞不餘非介不
廢非濯不色非耻不剗非別不味非耘不淨非
理不感非懼不醇非爛不化崑山有玉膏其源

沸沸湯湯豈詎采繹駸聲激素飛清分風劈流
乎哉故曰玉以源之菱之皮爲鼓楳以雷獸之
骨揚聲五百里故曰雷以楳之錦濯蜀江而鮮
滌以它水錦色弱矣故曰濯以色之渭石柱有
村畱神與魯般語班令其形見曰貌猥醜卿等
圖物容畏卿不出故曰耻以刻之鱣奮鰭逆流
望濤直上爆鯁失濟故曰貞以縣之女靈山不
連崗以成高不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巖之有
人灘焉其石人面鬚髮皆具非人也貍貌音聲

麗妙如好嬾女非婦女也漣石魚形燒之作魚
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鷺頤頤非鷺也非魚也
故曰別以味之鳥耘會嵇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又若廩君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楊威與
母遇虎負母以號虎見其情餌耳而去故曰理
以感之鳥音如庫多放士如吟大水如啄木大
絲如豚大旱如晨鵠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懼以
醇之劉蛻志文冢云慎無朽爲芝箇以怪人自
媚慎無堅爲金鐵以行貨起爭慎無滴一隨疎

以味乎諂口故曰腐以化之噫騷國狼狽猶知
蘭中餽金況文字乎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
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
以知矣

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覘乎
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況文章
之士哉

三續古文奇賞序

館中前輩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倣英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或曰迂哉愚哉子奔喪而歸等於皋人之子也較論文字不滋舉乎子終日杜戶不以不祥之衣冠對時人也又恐以不祥之面目對古人乎予曰否否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文有類也類之而已古人可常對也對之而已西漢以後竟無一篇全讀者惟錄其謀畫爛然日新耳予類左

右裨武圖書函史經濟類經世實用八編率用
此法自古治亂關鍵與文章闕關係于呼吸一
也大都未事爭一先着臨事爭一急着于評胡
註通鑑率用此法史臣慎於持論則有關文彌
簡彌真鋪張譏彈祇自蹇陋予閱廿一史卒用
此法三書手箋兩年冬春盡出播告海內亮予
苦心庶幾出門之交云爾此書大都慎辨物居
方取諸水火以致用也類族辨物取諸天與火
以竭明也讀書不守約必無出處讀書不去病

必無事功讀書不救世必無氣節竊笑世途無
所不解於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而又文其
詞曰吾善讀書以讀書誤天下必此一言此之
謂不知類噫雲龍風虎亦從其類文何獨不然
哉文章有神不苟下一字交有道不苟合一人
則各從其類也夫

四續古文奇賞序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刻文之多汰文之態
則文傳或曰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松柏仆爲萬
世之用而舍身可以棟明堂賞其餘非賞其色
自古奇人易敗奇文易腐未有不銷亡於斯二
者病不學誦論語有感一編切磋琢磨奪其多
再誦君親賢友易其色夫聰明盡而人力顯惜
境窮而苦工現孔子與焉富人殖富文偃琢磨
愈少藻繡愈多文不多奇矣必汰其色何也

身之力薄不可以事親色身之膽寒不可以許
國色身之情游不可以訂友賢賢易色始基迷
矣未也以立身事其親而溫靖晨昏脉逾微以
事親事其君而雷霆霜雪義更凜以天日盟其
友而父母在不許以死爲臣子拜自獻其言入
可以告君斯出可以告友或出或處或語或默
難言之矣學乎學乎俗稱一篇好文字送歸墓
下文章好色之過也不寧惟是自唐以來輓墓
卒有文愚黔首有疏又不知送陣亡幾篇送饒

民幾篇文章好色之過也國風好色而範於雅
頌文章好色之防也文無浮艷之色擇必精語
必詳則奇矣噫吾欲見賤多賤色真實讀書者
而與之品文也且與之品人也

明文奇賞序

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本朝者也文成一出
卽沈毅文憲立談卽雍雅蓋未有不淡於勢利
而能文章者於是有辭官辭蔭三幸第而計畫
祕不傳如陳靜誠先生又未有不量材度力而
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安言長謀畧則文
成參帷幄擅國華則文憲總儒學精吏事則章
中丞等司屯田一議禮也大配祫禘齋戒五祀
朝會祝祭軍禮各專一曹無越畔云當是時王

忠文進平江西頌

高皇帝喜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
不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死之才思不亦雄乎士
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
則寸心安在誰與較失得哉才解大紳而歸之
俾讀十年書肆有德有造士生其間不以定志
立品爲第一義豈不負遭遇哉

文皇帝賜儒臣詩曰秘閣弘開當異用充棟之
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

罷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
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烟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
看瞳矐絢綺疏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
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求啓發良足娛

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
漢仲舒豈直文彩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過
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
唐虞嗟乎右文之隆至此士柰何不讀書

列聖追琢造就至於今薰習雅化作者輩出軀

惟嘉隆以來一家之言最盛邇而上之成弘洪
永高文典冊若存若亡豈非缺事爰取往古遺
稿詮次臆評續編再出讀者雄於才思澹於勢
利可遙集之一堂也抑周之盛也或謂文治綢
繆綿緝若見文武之可寧故享國最長不知周
易一繫與天無極矣君父之文天也日也堯舜
在上禹皋稷契爲文譽

高皇帝萬幾之暇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至
於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蓋常嗤韓愈以風託比

奸邪作文譏之欲儒者著筆勿高而下低而昂
欽天畏地思脩言以無疵駁頌伯夷文曰過天
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誣耶妄耶又曰萬物
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善之善矣故知日月五
星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以已意之順亂乾道
之順以已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大哉言乎賢者
識其大者柰何不遵式仁錫莊誦 御製全集
所載唐參政蒙恩凡作文必書耐久道人已皆
厭之罷求其文同年內黃縣令沈仁致仕文必

書其官趨如流水戶門之限三日一換旁一人
曰鯁耐久有黃精蕨薇之氣似山林沈仁有芬
芳御饌之氣似館閣及參政過沈仁門妬乞文
者而爭仁笞辱之參政欲上章家人曰公輕君
爵而美山埜文書耐久誠可辱遂悟而止於是
上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辨曰朕觀耐久之錯
將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服之
則可謂善矣洪武九年災異求言刑部主事茹
太素上五事盈一萬七千字初命中書郎中王

敏誦至六千三百七十有云所任者半迂儒俗吏召分迂俗不對朴之次日 上又令誦其言至一萬六千五百方見五事字僅五百當日歎曰爲臣不易茹太素是也 勅行四事遂立上書陳言之法頒示天下過式者問之作建言格式序仁錫莊誦二訓今天下之文稱謂失倫漫漶不實唐參政茹比部不少矣噫讀有用之書遵當代之式可與細論文哉

名世文宗序

余前序此刻云庶常吉士六經外分記真氏正宗先輩云真氏主體裁宜少廣之餘姚胡公按吳出選註名世文宗刻郡齋近經生家言不入詩賦王元美先生稍汰爲輯粹數典不忘其祖益勝國至今日鑒裁精覈余復取屈大夫以張奇文銓次其中柳子云嗜不同味而快電飽也今此集出如師望在肆鼓刀揚聲余何言錄亡已請述二記諸葛武侯記黃陵廟云緩步

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
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
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
有董工開導之勢撰古文者宜作是觀應劭封
禪儀記泰山一云其爲高也石壁竇窻如無道
經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
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一記天門云兩從者
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
頂如畫重累人矣五六步一休蹉蹉據頓地不

避溼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

不讀

古文者宜

作是觀夫今之爲古文者皆時文也不獨今也宋開制舉義科其號爲古文亦今之時文也今人而作古文則古文亦可呼爲時執恐古人不平耳夫作古者多讀古者少古人在忙寂之間是書已點眉頰而余又將以疑石疑白雪者綴之無乃畫重累人乎噫此余丁巳孟冬問龍館敘詞也距今戊辰又十二年矣余被環召願寶宮端坐一小樓蕭然贊易明詔庶常教習

課業俱用經濟實事士生其間急於救時恐分
記非所屑而是書重梓更廣所未備亦藥籠中
一物云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古與今相戛然後
陳言去有能不作古而讀古又不以讀古誤天
下可與言經世也已

大學衍義序

補衍義爲丘瓊山先生數年以來知誦衍義補
有之矣未有讀西山先生書而好之者余故合
刻二書仍圖補所未備而先之以衍義人之言
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於講筵大可見此臣子靖
獻第一義也深厚懇惻溢於至誠而痛陳事理
不嫌激切西山先生洵有志矣其言曰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堯
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必提其要情

挈乎本至哉言也然公之書不進於紹定二年而進於端平二年良亦苦矣甫上書而拜疾速投進之旨次日後殿聚講面諭朝夕觀覽忽有旨便合就今日進讀公須別寫帝曰已在此矣因歎先哲進書之不驟王臣相知之甚難故於端平則疾速於紹定則艱難矣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使紹定之季遽出此書以嬰芒刃公亦必無憾然公固養其身以有爲也旣以大學一書爲君天下律令格例尤恨壅蔽之禍不遠

也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首揭於格
物致知然不誠意物惡乎格哉心誠求赤子而
保赤子之物格矣公之積誠能動如是枝葉未
害本實先撥自古患之至宋不盡然本實猶有
存者往往其臣高才率意出之無序故公以序
爲先真相時識勢之言乃其文章渾潔邃雅尤
不可及試常置案頭於心氣甚補公尤拳拳于
夜對云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
對以盡日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其保持光

易也故曰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宋端人正士同
心哉

大學衍義補序

少讀大學之道序云所以教人之法也歎曰道
止此乎讀絜矩之道註云矩所以爲方也歎曰
道止此乎讀致知在格物註云窮至事物之理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歎曰格物止此乎閱世漸
久漸老漸熟乃知天下事未有無方法而可治
者竟吾一生探討誰爲窮至誰爲極處無不到
有欲至而身未至身至而極處未至極至而意
未至意至而知未至總是不格物也不格物不

知本也自古及今凡事可以撥亂爲治返薄爲厚唯精神一驚于末雖有補天浴日之力無所用之其精嚴象治而實亂也功利之醞釀似厚而實薄也試察吾意所自來欺一已欺天下不可格一物也明矣所謂極處無不到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作事至此有何方法將安窮乎將安極乎以後著爲先著以末計爲本計不殆曰道真氏得其奧而瓊山補之猶之紫陽補格物傳補亦可不補亦可不知所先後不知本不

知止不知至則必不可何也恐務末而一旦有
務財用之小人浸薄浸亂災害不自天至而自
人至善者束手旁觀一步不可行一物不可格
如之何其極處無不到也格物則自我作法不
拘古人成法先生之書主于審幾守大學之家
法矣得無詞費乎曰文公有云察之念慮之微
知本也而又云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
索之講論之際是末也惟知本而後可昔有眞
子王文成者一草書本皆有筆理袁誠曰朱子

則不暇且理會性情士太未能理會性情不敢
妄自菲薄然後嘉謨嘉猷矢以入告美而獻之
君則堯舜所必嘗也夫

蘇文忠公奇賞序

此余丙寅削逐待泮潞河所閱逆璫追我濟寧
藍旗白牌塞路填舟妻孥瀕危殆於河上余呼
小艇避之十里四更歸几案狼籍怖人哉書也
遭逢

堯舜之興攝敝衣冠事

上經筵代言貳雍較閱兩闈多習文事言念翰
墨之林先生在焉呼之或出及宣

詔寧錦之郊持

節大梁之都每携公書莊誦數過不敢褻視重
九懃家園爰付剗劖蓋漢唐以來能文者三人
疏廣疏受張象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廣受兩
言止耳人謂國忠泰山我謂冰山象亦兩言止
耳比元成之季頌莽譽鳳士大夫風節掃地而
後知二疏之慮遠也唐將相以下如張進士象
者幾人哉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噫三人少而傳
坡公多而亦傳豈各操其誠不言同然者歟爲
身須念早過是恐少味坡言何似也然惟蘇文

滿天下几於寢處坐臥咳笑詠歌皆是正恐賸
指識歸匪夷所思誦公之詩約略可見我本山
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
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
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瀦此邦東南會多士
敢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玉
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
尺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釀咀嚼沙磔磔廣
膚成半額學步歸蹕蹕維時老宗伯氣壓羣兒

稟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淦至音久乃信知味
猶食樵至令天下士微管幾左袵謂當千載後
石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
舊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
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却顧老鈍軀頑朴謝鐫
鏤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
春午枕味斯言也公宗尚歐陽以文章爲已任
故其詩曰後學過呼韓退之韓歐皆以氣勝公
昌志以昌氣有物於中傾倒出之晚年大悔茲

其詩曰自少多言晚聞道從今閉口不論文又
曰筆老語翻踈悔之甚也則曰却思少年時聲
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又手速公且恨不
十年讀其發憤深造今侈口小品掇拾殘藩家
謝公之筆墨頗學公悔雅不欲附會俗喙質而
少腴管也呼公韓退之不喜豈今日相隨患難
間敢一字媚公哉

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異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聲名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寔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儕學者泥錮於俗

流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
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
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
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電皆至
霍靈百里卽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
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
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惚不
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
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鑑且以爲藎

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海內又以快
意而歌呼讀之天下嗜卓吾者禍卓吾者也故
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過又或疑卓
吾之是非遂掩卓吾之文章亦過予是以兩難
之不然弱侯讀書人也與卓吾知己也何必欲
取知己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續藏書序

學者必讀書必知人必幹事然非讀盡天下之書勿輕著書非識盡天下之人勿輕議人非歷盡天下之事勿輕作事夫雷霆風雨待我而動者也可自驚迷乎今日豪傑必言膽氣乃先輩務持重泓深能容人能成事爲主意者小心天度固膽氣所根抵雷霆風雨所默召也本朝德行政事皆越百代之上而至於今言語文學似少遜之又意者言語患其多文學患其襲則

政事且不可知況德行乎故有讀書知人之人
出則幹事之人出不可以文學言語忽之也續
藏書太簡獻徵錄太濫余莊閱國史天下郡
邑志苟搜埜乘百種遺文逸事小有論著姑就
卓吾所纂畧爲詮次以附李氏藏書之後

諸子序

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
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蓋欲返之於六經
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強其所
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六經
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家之病諸子治
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
自取焉諸子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已也奇治人
也拙治一國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劣拙亦以

方後之習諸子者幾無疾而呻吟類無方而操藥又近於入虎狼之窟採烏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識也子腸也其實不知子爲何氏能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心乎能曳尾塗中乎剡之野能使孔子束帛以贈乎能却聘幣終身不仕乎能旣放流睠乎能居游必擇乎能招隱鬼谷乎不能何以知人能浩肆恢奇乎能不流邪說乎能峻潔老成懸之減陽乎不能何以知言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性而無繇

不老子醫怯夫一大手也故尚補沃之清冷之
淵莊子醫熱夫一大手也故尚瀉無政事則俗
管子醫俗夫一大手也故尚法離騷有力於諫
亡之後屈子醫慙夫一大手也故尚厚雖然有
其心無其術墨子也中醫也有其心有其術不
操其本及身而止管子也時醫也齊生死一壽
殤迂而自得不開痛癢不詳標本莊子也儒醫
也以言竊國必有天刑呂不韋毒醫也天之刑
中不在耕戰而在告爵其刑韓非在名法而在

以說難于富貴也貪醫也然言與法不可混矣
噫天生我材其要擇術管子多欲亦多君之欲
而布局寬可大不可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
而結體隘善閉不善開甚哉乎經濟之難子華
子不云乎爲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吾猶病
言之不廣夫所以處人與所以自處道在六經
修辭立誠斯雄渾博大也已因次前集故漢以
下不具論

諸子奇賞後集序

有子才有史才有非史而史者則亦有非子而子者於是有子類史史類子者如淮南子楊子文中子世所稱子也楊子是獄吏手以深文爲主淮南子如飽而大牢暑而重裘然饑十日以禦冬何可少也文中子似寫家書似田父道桑麻亦隋唐間一法物又如繁露新語新書劉向韓詩論衡中論所稱非子而子也然繁露不廢及矣是故鼎之多斑駁者器甚貴雖其左刑也

置之空虛似偏而不偏不足爲子學士家故宜
珍之惜之新語穆然質奧蓋古缶云新書說苑
皆器之新者但賈以金碧劉以土埴適用均爾
韓詩有韻度而乏變化中論有根本而少枝葉
抱朴子有操行而無文章論衡如吹竹其聲渾
孔叢子小荀子王潛夫雅士亦莊語嫌其神不
澹遠劉邵書可作思狂狷翼亦考功氏一家言
乎陰符素書真乎否耶至若桓氏綜侃侃之論
於世務迂於古誼近京王說易或以占測或以

發明各有攸當馬氏擴明忠道伯喈臚陳規制
皆可附以垂而他不服論矣嗚呼立言慎哉在
春秋戰國間無非子也不以子著乃漢以後復
得卓然可子者一人焉酈道元也及注水經不
以文著予每欲節取其尤并蒐近代一家言別
爲一集以行世亦求其似子者而可矣世有作
手其將何以自命

註老子序

古今註經家最受屈抑者老子也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以是作便宜去之遠矣老子
非便宜人也是孳孳進修人也虛志實腹非爲
人開便宜門也老子最惡便宜而讀者每以二
字著於佛頭可乎朗道人多見大之言道人之
骨勁而老子和之道人之腹實而老子虛之摠
之著有孰無兩見最毒提以常道觀妙觀微天
下皆知乃不知已天下皆不知乃老子又茫然

無知已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後之乃先
外之乃存可欲莫大焉奚啻難得之貨哉知者
不敢爲也肯自爲之耶故虛心故實腹嗟乎世
人知不蔽誰知能蔽故能新復卽命淪安貞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道人註老居士註易各歸其
根可以無言

我箴註序

讀溫公我箴天下事盡其在我公真任事人實
心任事虛心體物蓋不辨法而辨人明允所以
先見不尤人而尤已明道所以存誠故曰天心
至仁惟公爾夫君子何妨與君子爭彼政事堂
之極論上殿如虎正不嫌同異公誠實容忍靜
定從容感人心而和平使作好作惡默然自去
要之讀書多養氣厚乃有此善哉居巢楊公註
云五經諸史百家有終身不會面者卽擬拾遺

名亦何能以經術而經世務乎然公布衣閭修
祀于鄉諄示小學積小高大異升不息宜其言
之有味聖經首大學學一而已童而習之殊不
必以小學補大學今人不知大學爲何物遂并
不知小學爲何事矣文學維岳悉索品題以及
于余夫躬行急矣文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嗟乎
公生平夷狄知之石工知之而蘇穎濱誌其兄
云公爲章子厚謫侮求助于子瞻公豈求助者
人耶又敘免役事曰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公

豈逐君子之人耶又疑臺諫因緣熙寧謗訕之
說以病子瞻且獻諛於公公豈嗾令言官報仇
之人耶夫以夷狄知石工知而士大夫不之知
甚矣涉世難以賢士君子如子瞻不知子繇不
知而後世知之是以天下事盡其在我并質之
楊君

正韻箋序

四詩而後韻書始于沈隱侯類譜唐人詩賦設
科始專用之稱禮部韻略吳棫毛晃劉淵之倫
多所增省信者益寡 明興

高皇帝御製洪武正韻當時受詔作者十有一
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草裁爲七十六韻一十
六卷天下學士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間大率
用之 朝廷故事他所祖構猶墨守類譜何足
夫唐律詩用禮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酬

唱答贈皆如之宋元亦然今正韻古禮部韻也
顧不從當世之禮部韻而從前世唐律非明律
也且爲下而倍上所失在聲韻也哉於乎此亦
學士大夫之過也楊去奢先生憂之作正韻箋
箋之爲薦成也故有古音有逸字以薦成正韻
爲高皇帝忠臣何也正韻之作四詩是矣聲
音之道不同而同出於自然故地異時異而無
不相通比音而樂之以莫不絃管宋文憲公嘉
正韻嘗言之所謂詩騷以下魏晉以上惟取諧

音不拘一律是也四詩在當時作者聲韻自諧
後人不通四方之音妄譏爲不協於是朱子據
吳武夷之說以協詩而後詩得其所夫中國不
知幾聖人制作然後有文字有五音十二律迺
四夷海外邈絕之處未聞有義軒周孔出於其
鄉而莫不有文字聲音足以與中國相通而各
有合者故自三代時任昧列于瞽宗九譯通乎
朝貢亦足以究聲音之致矣沈韻作而韻始拘
然歷代作者用之律詩而止卿詩亦終止詰

用古韻未嘗盡從也宋文憲謂聲韻莫備四詩
詩皆孔子所刪舍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
信以爲大惑先生之言曰春秋之義大一統尊
天王故自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
黃公紹元人故韻會所引有蒙古韻目生爲明
人不遵明韻不幾夷有而夏亡耶大哉言乎士
大夫寧畔削不負沈約亦獨何歟昔人譏柝子
厚輩皆讀書而不識字以今觀之亦奚以異六
書自黃帝汜三代不改周之宣王始變大篆而

孔子壁中書猶用蝌蚪古文孔子麻冕從儉而獨違大篆者正謂大篆非古也且苟務簡便輕變古常逆知文字之禍將必有甚故大篆雖後王所作寧過而廢之先生營綜羣書九長于春秋其于孔門志在狂狷常慕陶靖節諸葛武侯爲人手輯其書而哦之二公出處雖殊迺靖節耻屈僞朝武侯伸漢賊之義要皆有春秋之志焉卽先生可知矣

河洛理數序

易逆數也數盡之矣註易家紛紛此謂理此謂數此謂理先於數此謂理數合一何舛乎夫當期之數凡天地之數當萬物之數不聞又有期之理天地之理萬物之理反對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如是而已矣不聞又有自天一至地十之理爲成變化行鬼神之樞紐也數起天地天地之數起參雨添雨之人極起易易者何卽元堂元氣云故圖

書中五五卽數也建用皇極建之者人耳然則數何爲而逆理何爲而順極數知來不逆惡乎順也不數惡乎理也今天下非無理之患而無數之患何也天尊地卑內健外順理如故也數非其數矣奉無數之理則不尊陽畏其有理陰欺其無數亂是用長理者數而已矣奚遘焉史大夫念翁爲刻希夷書也堯夫註希夷二程心折矣程言理邵言數得無分道角乎惜未有以數合併之者雖然相見在午正難求在子中惟

反復道乎道有變動故曰爻列貴賤齊小大變
易之妙推移卽大數乾元之爲上中下元也陽
爻陰爻之定於有生也諸卦之隨時更換也可
定理執耶歲月時爻各稟承可私智殺亂耶
所貴乎先天者爲其超然屈伸之外惟變所適
也此天地之數異于讖緯之數也是故得中數
當爻位應時合節吉莫大焉生數與時偕行不
以意益損而有援得勢必因之矣黃龍晦堂曰
入托陰陽以生豈有逃其數者予雖學出世法

能免形累乎富鄭公書本身卦戒子弟曰予今年爻象不吉汝等切勿生事夫世外之人與世法同其謹畏士大夫之身與士大夫之子弟同其修省庶幾無咎哉范文正公得大有之九五遂以天下爲已任溫公曰圖南此數大有益於吾輩可謂存心養性之書知言哉念翁清貞持已教訓正俗思與吳民共臻寡過而約之以儉以柔以義三言三者數而已矣易以定吉凶而大書以衍戒信乾坤以易簡而貞一皇極以

好德而錫福生天下生萬世生我吳中父老子
弟不出此書以卜筮小吾易者誰敢哉

吳嚴所先生名世編序

司馬子長傳循吏不傳名臣當是時漢法嚴刻
酷吏綱目密表循吏風示猶曰救世史氏沿而
不改俗習日陋文以身名俱泰之說漁高官獲
駿譽曰循吏循吏云爾名臣錄不著漢唐我明
間有論次多採束修圭璋之士始以名臣易循
吏標識爾又如漢之排闥折檻廷辱佞幸抗節
虜幕唐之顏宋之岳書文皆置不錄奚道而可
哉吳嚴翁名世編所以作春秋諸大夫亦曰嘗

聞事君之義矣故見無禮於君則逐之以人事
君則不避親不避仇而登進之臣品惟事君乃
見奉職循理犯顏敢諫臨難仗節皆此道也自
古有忠臣豈有良臣哉忠良之目一揭緣取功
名軟熟圓融者亦不少矣蓋願爲良臣一語意
在悟主而持論少偏遂開擇便營私之路立言
可不慎歟禹稷契皋陶伯益皆忠臣也是編所
以首五臣事君未能尼父一生憂惕而高懸天
民大人於社稷臣之上以一潛見出處之局以

潛必確以藏必密以遜必肥根心於淵光輔明
聖功成不知寂然不動臣則斯昭矣是編繼遜
世編而作意在斯乎若夫典而核體要而該繁
惟選人抑亦選言也夫噫追躅於唐虞三代之
班勁辭於典謨風雅之後以此書白日哉

重刻醫問賀先生稿序

賀先生三十登進士三十一官給諫災異乞罷
免其最沉痛之言曰但今所謂修省惟

陛下一人耳三十二歸讀書醫問山疏薦陳白
沙宜居宰輔任經筵懸像靜室率子弟拜之
廿載事母薦起不赴尋觀艱上書陳四事効內
鎮守甚力執政迂之公輒自忖不學無術盡削
其草剛毅類羅一峯一峰先生年友也事之亞
於白沙教人先小學敦古禮革俗習義州化之

寇不敢犯其里見先生皆羅拜止殺歲庚午余承置司業

上然大司馬言有旨本雍坊翰會議孔廟崇祀公最無間知其人不讀其書可乎是書得之寧遠賀教諭君卿以廩貢捍危城公嫡子孫也乞余序以傳先生生於義州古曰宜州醫閭山居其右予奉使遼東都司卽其地今移而之寧遠矣初

高皇帝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金葉公

旺自登萊渡遼招附經營設都司焉東廣寧南
錦州西大寧北一面鄰虜耳自徙大寧諸城人
民盡予朶顏義州兩面受敵緣邊最要害云先
生亟稱王中丞九臯創六馬營堡弘治王叅戎
銘修建大清堡而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堡
踰年皆復多者七百少者四百授之堡田耕且
守而又亟稱遼當世祠莫如馬葉二公大都開
創衛所建立學較報功報德何可忘也公嘗言
洪永間遼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以八養二今

盡反之銀糴中鹽尚苦不足亟反二八農守之
數使戰兵雖少而精不求給于農種之外邊防
無虞大費亦省至哉言也予憇寧遠屯計工而
分粒土甚沃美公言猶信義州六營之匱也公
曰收營兵集城中助正統虜入遂沿爲例孰知
後百餘年營營皆如義州援兵亦然異哉公以
銀的教射語人曰進不爲朝廷用退不爲鄉
里益吾恥之雖老病不敢不勉又稱懷柔伯念
久雨治水口旣僦工設酒筵所部將士有禮節

其守臺貼臺不習于射官軍半私門虜至如入
無人而爭買虜漢首以充首級則齒牙憤裂各
記姓名俟天道報復又念此方之人不習蠶織
于是教家人紡績以及城堡公于貼邊守臺勸
耕勸績用心如此躬行君子不虛耳嗟嗟中山
王垂老薊門經營九載而泛海之役屬之二將
薊遼可兼中山兼之矣

高皇帝必使中山兼之矣意者山遼海闊關外
自金城遼海相注灌遙呼山東舒暢近控薊門

張翼遼薊各自爲而全體相首尾耶意者大障
一失兩受敵兩受牽左枝右梧情形迫遽昔離
之乃合今合之乃離耶苟求其故宜閱此書苟
求其故而不得宜閱此書揣公之心若曰爲人
臣不保疆土保父母保鄉里以貽君父之憂豈
人也哉茲予評閱意也

讀史機略序

范蠡之計先而後孫武之書出至哉言乎巧婦不能炊無米范大夫炊之苧蘿山下一著也於是孫子祖之婦人女子皆可陣然陣已晚矣陳曲逆祖之解匈奴之圍然圍已急矣古來能將名將皆巧婦手也而自爲巧婦者必拙斯道也祖伏犧曰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楚何韋長貌儒神勇機沈著活敘事簡達用意深厚此其書必傳何也聰明聖知則神武神武則不殺論兵總

不出一數而已數天奇地偶而已謂數者理之
紀不知無數則無理太極生於易易生於逆逆
生於數故貪人敗類必先敗其數戎夷倒置必
先倒其數合天下兵無數食無數車無數馬無
數營堡器械無數以至四海之內生無數節無
數而羣蚩蚩焉奉一無數之理其孰能作之不
聞天作時不作時作天不作是何解義乎解在
末句天作時作人不作是謂逆人作乎人斯作
乎天與時矣不逆乎天與時猶恐其逆乎人也

天也時也人也皆作則皆活人活則天與時皆
活是故易逆數也不逆之乃逆逆乃不逆機也
略也見機而作寧用終日

性理序

學者知有太極而不知易有太極蓋惟其易之
是以有之周元公一語道破曰無極而太極正
爲點化太極神無方易無體知變化之道知神
之所爲爾儒者終身不易漫云有太極如取一
物焉置之胸中不生不化號爲宿儒祇宿物爾
先是評通鑑成辛未評綱目成竊取性理約略
簡便以示兒曹而有概於遭盛世之不偶也秘
書御府也唐天子猶以爲外且遠更聚書集賢

殿別置較讎官曰學士曰較理常以寵丞相爲
大學士且非天下之名能文學者不得與於是
選於是集賢之書盛積書日多官日重而係於
理故之故日益少孰如

本朝表章性理一書關極要領或曰學者貴經
世識時務耳是不然孔潤身孟生色當其整頓
身心處卽是整頓天下萬世處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可忽乎哉

藥頌敘

陶隱居曰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自
難值况窮村迥陌遙山絕浦其間天札安可勝
言嗟乎由是而推之則行腳緇髡孑然一錫者
不更可憐憫哉故如來說法而藥王爲導師非
取喻也卽以爲喻而悲益大矣昔石頭道盛時
每數十里置一僧郵歡喜供養而不及乎病之
苦也今之叢林巨剎亦設病堂矣而不及乎病
之治也誠闕議哉居士道來黃氏業守岐軒念

遺生滅緣觸病僧遂發洪願募求隙地一區欲
置藥僧之院但藥石衣糧及人工屋宇力不從
心勢須用衆特伸片言敢告檀越是可忍也心
實憫焉斗室之中恭現獅子大座無筭梵王天
女誼居士而問疾者杖履滿戶外矣大衆之病
不病不病而病者須于此院中求活耳是役也
比于惠民之局不費官儲亦如就醫之人無煩
捐橐行見掛瓢卓錫自能煮朮切松當其至則
逆旅卽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

旅也去若脫屣邂逅摩羅疾不生厭惡心脫離
苦厄塗悉沾利便益是真仁人之心儒者所與
敢弗圖之用弁首簡不覺歡喜讚嘆而設偈言
偈曰

稽首十方衆	釋種婆羅門	宰官大居士
若以莊嚴願	世現端正相	頗梨黃金色
是身如藥樹	不復可究竟	若以營締願
轉輪王四州	及將相大臣	是身如藥樹
不可復究竟	若以供養願	富有象馬珠

天食諸天樂	是身如藥樹	不可復究竟
念彼衆生病	一切如我病	用發希有心
療彼慙執性	皈依藥師尊	頭目非我有
而況于財物	米麥金銀錢	乃至微妙罽
珍寶瓔珞衣	種種作檀施	無願亦無想
不離于眞諦	信處得清涼	芘蔭仗茲力
瞻禮琉璃光	像法常不壞	更以阿伽佗
普濟諸有情	同登無量壽	是名無漏因
是名最上果		

古今印宗序

圖書既出今古皆印板之聖人雲漢爲章天人盡雕刻之能事河洛題目易書文章題目古也文章今也制作以來題目未有不古者文章未有不今者豈特倉頡始作字秦漢巧於鑄今愈今愈古今人泥於範古愈古愈今元方氏之能今則元方氏之能古孰元方孰秦漢蓋風雨有不已之鳴雪霜無可變之色大都情性所至元方不從流俗望其人之精理色笑無非古者缺

碑盡記亡僊不遺形聲天地之師也師天地之
師豈步秦漢之步正靜之徒筋韌骨強故一氣
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得其意焉秦漢爲今
可元方作古可吾游善權洞雷擊柱篆深數非
斧擊之不碎墨拭之可療病是篆隸者青帝之
雷令天醫之禁方可拾襲不可褻視元方寶之
哉

卽譜序

古今著書皆諫書以卽諫自張夷令始余嘗謂
有情癡不若無情癡並甚莫癡於人尤莫癡於
石人與石相遭猶這乎風與水也予游雁蕩山
望見一老人肉袒偃偻揖而入揖而出凡數里
山空松落伊何人哉跡之老僧巖立得無壯哉
曰不壯百許以來入山幾何人旣出復入幾何
人老僧種無情之癡留有情之盼天荒地老在
暗顧間去吟衽塵衣禿頂諫書歸夢其來也

匍匐道左如拜並官其去也咨嗟懷惜如錢落
葉是用大諫風急雨來跌坐作款聲不絕爾爾
人謂花名村鳥名山二十年後更須放聲尋覓
而顏其峰曰長蚪夷冷此譜何异長蚪峯頭施
貧子斗大黃金印用袪除不祥則余請爲揭出
一二語不飲濁流水不息曲木陰介也攻文枯
若木處世鈍如鋌拙也悲哉爲儒者痛也每提
首領呼知己肯戴鬚眉覩要人依也山鳥山花
我友吁謠池安得酣餐於富貴念也若是者老

僧肅客而入也國耻未雪何絲成名以武諫文
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以文諫傷生之事非
一而好色者必死以死諫高位豈容尸以尸諫
若是者老僧目送客而遠也入則山容以洗老
老僧悅出則塵容以酣之老僧悲悅也悲也生
於情生於無情夷令體氣高妙詩文奇秀讀其
昆仲間捐產高誼勒爲一書築學山圃樂介白
之司空此其人未易材余爲敘印譜比之諫書
嗟乎色鮮而味苦貌遼而腸熱世人不未易解也

試爲我挂老僧巖可譜不云乎一筇挂月夜
僧

閻顏太學道統紀叙

道統宗帝王帝王法天地天地準平易王訪道
于箕子三公坐而論道道統在止天下皆以爲
父爲師而不以道學爲諱此其說一見太學廢
叙康誥太甲帝典湯銘周頌再見係南邇希晨
黃帝堯舜三見孟子錄堯舜至于湯其論次最
陶諸臣亦猶之美衛武公耳自在田在天兩難
大人之目張皇絕學爲世詭病其實非也乾在
二庸言庸行薰入以善亦伐邪於衆幾於死而

化矣猶名君德不名天德大哉乾元則天而匹
藉非易也乾坤何以形而上太極何以易而有
不憾不見天地之大不病不見堯舜之仁憾也
病也皆易也帝王則天地無盡天地準易亦無
盡爲下不倍如是焉道矣說玄說妙說性說益
與生民利害何涉其能以語言混聖統哉不聞
顏子學正識博居鄉季友好施與此書壹尊張
王非五經不出口于孔子志大道之行三致意
焉昭代儒宗應運而興必有賦倚蘭歌招隱者

著書甚多而余特叙其紀道統一種亦足風矣
余君天下士入聞遇其文出聞遇其人何爲不
遇哉予也不任知亦不任不知行而未見爲而
未成潛龍之德也邈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潛
龍之福也有大德必有大福泰不云乎勿恤其
孚于食有福井不云乎王明並受其福于食也
而福井渫不食也而福上所側席求者名世如
以青紫得千人不爲多如以名世儲一士不爲
少君內行浮篤手腕一動疑有神工首義數言

溢格姑懸之星斗間聽大冶剪裁耳

感應經解序

玉峰裕所翁同系太丘又與先君稱同社兄弟
篤于行而嚴于著書與之語真實不誑侍御送
郵寄示余則感應經解也今年壬申初秋文學
某讀父書繩祖武重摹善本予樂而玩之徵以
序昔有一甲科雅好善問于蓮池曰世間何籍
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中甲科七篇頭老先生
爲最其人愕然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
誰說你自做諸凡依勢作威者玉帝降鑒悉

公等于是縉紳之徒咨嗟次息不得其方予獨
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哉所患已實惡而藉口
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如士大夫累
朝夕計過孽孽積德彼依勢作威之徒明神有
赫孰能逃乎若玉石不分奚感應之有哉獨慨
清白好修閉戶不出可幸無過而居間說法妄
指某氏親戚潤已之筆而污人于口爲唇吻費
此則天下之窮而無告者冥司宜別申一禁以
勸素士耳予年十九偕計三十年間風波歷盡

江河湧殆而獲寧逆璫路殺而潛逸然必有神
者夢告之非方內心交則世外淨侶而未嘗有
顯者來豈富貴之人其鬼不靈歟貧賤之交不
可忘歟夫與貧賤交而報應如是况與天帝交
者哉抑有感于山澤之威異申命震主器長男
女爲政以虛受人則屬之少男艮少女兌止而
護男下女氣乃通感斯應焉故風裁凜凜以律
身其與人更善氣迎之和風薰之俾樂告以善
解經之中三致意焉正直忠厚讀是書思過半

矣

註靈樞經序

余嘗題壁云簡方思節茗恥役學尊生讀趙統
生註靈樞益信天下最可恃者古人不變爲金
人可恨者古本時化爲今本可怪者自家脉理
問之醫王方寸隔垣而求洞於秦越人夫秦越
人也得無秦越我也尤可笑者臟肺不自見而
輒許人有肝膽且誰肝誰膽哉趙先生早謝青
衿註經玄暢可傳居甫里不交富貴鬚眉皓然
似宗精猛讀書壯男子尤好言三禮余欲什也

篇宗儀禮入禮記之通十七篇者六官宗周禮
入禮記之近六官者各以歷朝禮制官制附焉
欲勒成一書未能也先生圖之禮以治身爲先
此亦岐伯之大指矣

註陰符經序

至哉言乎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
道浸故陰陽勝貞勝也貞夫一者也以浸則生
否則死以浸則聖否則盜以浸則不奇否則奇
浸則天否則禽在手耶在身耶在目耶盜天地
者還殺其身不絕機而絕利機一撥卽生利一
溺卽死苟知宅身之神不知外身之神百骸無
以理況萬化乎則是無故身無宅身無盜身無
姦知之修之執之用之乎發定基何奇乎何虞

乎何不神乎朗道人解此經於七十二峰書成
峯峰皆爲點頭若以用師十倍誤作兵書世人
解經類爾道人不爲也

註法華經序

法華經如來最後之極談其旨趣在開示悟入
蓋爲大事因緣出現種種譬喻無非開佛知見
悲夫佛知見與凡不異而凡不知見自與佛異
然佛不示之異同也深示之妙法無非法無非
妙淺示之蓮花卽此因卽此果不二妙法不二
何異何同何深何淺我聞之悟心我得之江上

奇賞略紀

子史左國已成全書不復錄置其儀禮周禮山海經水經注等別輯行世上越絕書新語繁露新書太玄經易林新論白虎通風俗通義論衡諸書或繁或訛稍有節文餘並全篇唐文漫德釋教錄聖教序一二示戒歐陽公所以不滿於唐也 有癡癖有酒腸有詩喉漸染文字便傷大雅 交太穠文太多僧道女妓皆作題目骨董詩畫俱煩跋題跋發得雅雅亦奚貴意歐

與蘇皆不免。越王曰：「守溟海，惟魚鼈是覓，文章亦然。」越絕書：「神氣去而萬里。」先輩云：「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遑遑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文十也。不能者，囚氣鎖詞，能者肉視虎狼，冰過鼎鑊，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是文章熟境。朱珔求玉，琳晉書痛可識之，顏切猶生之面，文章亦有生面。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文如折膠。亦有言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要知作。

手病處極多。輕說人者其文必惡。韓愈於
柳宗元孟郊不假借一字。所以爲大手筆。有
大作手如屈原等是也。有持世之文如魯仲連
等有榮世之文如蘇秦說齊閔王等。漢有絕
學陸賈董仲舒楊雲有絕才賈誼然自古以天
子能文章者漢而已。其臣皆不如也。西漢文
體裁極備。故分爲六曹。以侯王策士之文附焉。
東漢季漢一曰學者之文。一曰公卿將相之
文。三國多奇並入焉。魏以來取諸文選。廣其

選續文選漢魏名家而尤攷長於唐大家燕許
而下哀集良傳 李白之識郭子儀宗澤之識
岳飛有奇識者必有奇文 始於屈騷終於宗
謝文三公又不獨以其識也忠孝至文哉 是
集聊問津渡搜奇正酣續集且欲出 董仲舒
曰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嘗漸是澹澹之中而
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肴饌也此作文之味
也 賈生妙處從儀禮得來故漢人少伍 司
馬相如曰斯乃得之內不可得而傳 鄒陽以

賦爲文是漢文變體喜其關鍵耳 田橫曰金

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

文章家有此否 漢人語語有體如吳王以金

錢誘畔中山靖王以文王孔子自尊無體甚矣

先秦無段落之迹西京絕對偶之語 成帝

順四時月令詔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

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漢重經術如此公孫弘

亦曰出入不悖所聞 賈誼曰見教一高言若

飢十日而得太牢焉 持面形而膚之耳 高

帝告爲義帝發喪首句云天下共立義帝禮諸神詔首句云吾甚重祠而敬祭只看它起手

劉歆曰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李尋曰始

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若經宋人手立語必衍千言尋便截然止陸賈曰數見不鮮

悟之以文章豫章名木立則爲太山衆木

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因於斧斤之功舒其

文采之好罷雲霧翳令歸山海太史遷曰

難爲俗人言也一篇之中絕不放過俗人

次不辱理色 廓外虛內揚雄所戒 鴻文無
範恣於川 不度觀之鬼卽嘗之 度與範雄
之論文不詭 雄奏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天正
上計孝廉及內勔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
槩二十七歲於今矣 平當曰河間區區爲示
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 鼂錯文畧用
駢偶而筆力高古讀之不覺 李斯碑禁止淫
佚男女潔誠咸化廉清夫暴秦也而亦爾 太

史遷熟讀國策方有一部史記 國策妙於峻
潔西漢宗之 李斯治驪山書已深已極鑿之
不入燒之不然空空如下天狀 王充曰足未
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 簡
鍊於學成熟於師 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
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 陸賈董仲舒繇遠
而出不假取於外 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
行者也 翫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
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國君聖而藏

才式弘鍊物惟遠人懷秋嚴士蓄霜斷
丕典論不肯輕放一人必曰予從阿學之精
捐棄故伎更受要道梁元帝不加勞績
一高手故梁文佳者多簡文帝曰文章未
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齊永臨中王融謙
約文章始用四聲踵其後者轉拘聲韻
帝稱王弘遠圖莊生像而稽含吊之托非其所也
者毋以貴致乎庾亮羊祜文生於情魏
帝評六子獨許徐韓張彬彬若牙王仲宣

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沈炯力去
浮豔可誦嵇康有極佳處嫌多康云又讀
老莊益增其放不善讀書如此徐陵鉅才也
而溺於詞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
難如登於九折陵語也文章巧拙如之陸雲
與兄書曰少不大愛離騷頃日視之實自清絕
滔滔古今來如此種文真爲宗矣兄復不作者
恐此文獨單行雖然畢竟單行顏延之曰嵇
古遙集望古人而遠與爲侶也隨踵而立者

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光武曰吾年苦四
在兵甲十歲馱浮語虛詞卽不欲勿報故其行
文絕老氣。蘇張費如許脣舌韓非只用斷死
二字將窠窠俱脫。虞翻曰虎珀不取腐草磁
石不受曲鍼。顏之推曰明經求第則顧人答
策三九公譙則假手賦詩當時已如此。陶潛
誌孟嘉古今一篇好墓誌何嘗過譽一字而稱
引交游妍媸俱見。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
多乏忽忘饑寒似此趣味真無慙兒子真好做

文字 曹植文極有骨理不當以才子槩之二
時阮陳楊吳諸公皆不及也植高自標許比人
於狗比朝士於豕開文字罵人一端是其過也

郭璞曰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水無浪士
似此等語豈肯胡亂作文字 江淹云心頑質

堅偏好冥默是自寫照句然魏極矜琢有曹植
之澹雅梁極綺繡有江淹之孤宋皆可貴也

俶儻清贍任心觀書不爲章句之學 氣激靡

旗情驟亂轍 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曰

天之薄也故文惡其薄任昉曰蹈理則稷
閉戶自精開卷獨得劉邵曰一至謂之偏若
一微謂之依似一至六達謂之間襟忌類灼
徹盡徑露而單持阮籍曰螭浮八濱以濯鱗
鼈娛行潦而羣逝劉勰曰兩漢以來皆宗屬
騷王羲之曰斲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
真大經濟人羲之年五十誓墓不出竟不出
文安得不高劉季緒好詆訶文章楊修曰季
緒瑣瑣何足以云章楊修答曹植書不復謂能

纂覽傳記留思文章蓋植原書高自矜而修容
頗傲亦一嘗習氣 鮑照曰雲族未起風柯柔
吟其詩云秋蘭徒晚綠風流漸不親 田巴世
見魯連終身杜口世豈少大巫哉 曹植曰孔
璋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賞其文大都有
識者決不肯謬許一人假之何益 惟無深擬
潛譽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文亦如之 應璩
諸書峻潔高妙 漢魏七發七啓等極可已 傅
玄 庾信曰文異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

信文似月明孤吹 沈約彈王源曰鄙情贅行
造次以之文所患者曰贅曰鄙 薛登疏上啓
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
其人可誅其文可置 何州 不芝盡埜而莎
何蟲不能盡水而蝦精者理少皇甫湜語誠可
耐思 李德裕大手也不減蘇許 韓愈得李
翱張籍大喜翱家貧多事籍從宋寔爭名並惜
之故蘇軾之愛晁張秦黃不若愈之愛張李也
孫樸曰爲史官者明不顧刑僻幽不見神怪

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不可無此膽 白居易
居易不經鍊處太逢迎老嫗邪 劉禹錫與宗
元書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已贈
出柳文佳處 柳宗元獻平淮夷雅表有方剛
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歿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
恩獨惟文章 李商隱序元結文如以萬世換
人一朝 李白王維文極佳正爲各帶詩賦氣
未爲大作手 權德輿曰或以興亡有數則但
取替藝者而相之立土木而尊之可矣如云

章與時高下斯言請三復 歐陽修曰文章盛
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政治之盛獨於
章不能少變其體是以羣賢奮力墾闢芟除
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 唐
起義後凡戰處皆薦佛寺爲陣亡士薦福外
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 唐初
陳隋文章衰弊之皆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
失其事實 唐太宗猶崇信浮圖惟其可喜
能惑人 讀尹孝子旌表文曰唐之政治之

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 元結
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
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 讀李翱
言曰翱嘗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
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聞之者不怒則笑矣嗚
呼在位而不能自憂反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
歎也夫 讀顏真卿麻姑壇記曰顏公不免惑
於其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宋文字薛
洵頗雄渾歐陽修能婉折其次陸游河 陳亮

曰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龍文中之虎是
它粗處 蘇軾曰吾於生平不誌人墓 軾有
大文字無爲小品所掩 文天祥曰痛飲讀離
騷 章子厚曰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
離騷經取諸頌黃庭堅歎息此人妙解文章之
味

蘇文全集序

宋奉西北之虜歲至百萬公度必戰而橫山之
役又訾其輕出寡繼觀處置高麗金塔一事及
許生還鬼章與溫溪心合討阿里骨使二盜相
疑而不合無以生擒鬼章速賀公之謀老矣河
西用兵家人子弟藉以爲軍有詔權宜已皆刺
額寶元以來緣兵興增賦不爲除去二者公所
痛憤不耕之兵聚于內冗食貢賦天子無同憂
患之臣將軍無心腹之士此二者公所深念安

京東以輸河北則有散常平之粟勸蓄積之家
寬此兩路而煮海之利以予小民似也然訓練
士兵嚴戢禁軍迄無定策矣山東上世以來腹
心根本登州斗入海中三百里便風一帆奄至
城下于是屯水兵敎水戰烽燧不絕歲以四月
戍馳基島八月乃還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惟號
令精嚴新舊平海弩手指揮得便宜差撥犄角
以備北虜捍京東更設伏萊密二州公守此皂
囊日上其勤于登如此又願復守徐州三年兼

領沂州兵甲河朔諸路要重定武控扼强虜葺
治營房而公條上五路開仕進之門定州修弓
箭之社蓋非俗吏也天子於人取博聞有道者
于五嶽禮其能興雲雨者於黃河祀其能轉漕
利益者公在徐州水暴至堵作皆興安流如故
譬之大人先生大用則大効不用河故河不治
公欲多作陂塘陳州之役自然消減至論也市
易務錢改元郊祀布令蠲除欠負窮民鼓舞涕
泣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僚析文破勅違法賒

借使宗祀勅書失信上帝公所云朝廷赦吏胥
不赦也夫吏胥不赦則豈特吏胥也哉浙西飢
疫人如鬼腊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柰
何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至哉言乎淮
南東西諸郡災傷遠者十五六年夏田一熟催
欠塞戶反思凶年欲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如浙
西救之于不可救之後仁人哉金部與轉運司
違例刻削綱梢骨立富商不肯搭載以此專攘
官未事敗入獄而已雖然足國裕民公亦無成

謀矣則爲陳五事一將相之臣召論大計一詢
太守刺史罷歸者一于經籍之外別訪講讀一
優慰吏民上書一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亦無聊
之思耳嗚呼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其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其刻公亦未如之何也巳矣
惜乎宋之人主僅以語言文字目公奇才今之
學人又以韓柳歐蘇畢公能事予故爲公揭出
一二若天流離遷謫賢者之常不足道也抑又
疑公有言知人之明不可學竊謂學不知人所

學何事然公能識富范歐陽諸公不能識程正
公豈知人之明真不可學耶意者學徒相仇窳
改公䟽耶不然非所宜出于公也